

論南義采的《龜磗詩話》

詹杭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前言

《龜磗詩話》是古代韓國學者南義采所著的一部規模特大的類書型詩話。近年以來，學術界對東方詩話的研究日益廣泛深入，但迄今為止，注意到《龜磗詩話》的學者仍然不多。據我所知，最早論及此書的韓國學者是趙鍾業，他在《中韓日詩話比較研究》中評論說：「此書若以量推之，則除明王會昌《詩話類編》之外，恐為最大者也。卷數二十七，冊數十二，面數一千一百七十四，字數大約六十七萬字也。」¹其後，中國學者蔡鎮楚在《比較詩話學》中也提及此書：「南義采的《龜磗詩話》乃是朝鮮——韓國詩話的一部巨著。全書27卷，凡20多萬字，分門別類，卷帙浩繁，囊括了中國歷代經籍文獻、文論著述、筆記小說之涉於詩者。所引經、史、子、集書目多達227種，內容龐雜，如同一部《藝文類聚》，是朝鮮——韓國詩話之最，在東方詩話之林也是比較罕見的詩話之作。」²兩位學者對此書的字數統計差距是如此之大，引發我自己作統計的興趣。按照此書每頁十四行每行三十五字計算，則每頁約四百九十字，全書共1,228頁，總字數當在六十萬以上。趙、蔡兩位對《龜磗詩話》評價都很高，但限於兩人的專著皆採用比較詩話學的體例，並未對《龜磗詩話》展開詳細論述。另有沈文凡、全歲發表〈黃巢《自題像》探蹟與索隱〉一文，³舉例論證了《龜磗詩話》中的資料對中國本土資料具有可以互相證明的文獻價值。沈文凡、代景麗發表〈唐代牡丹文化與文學的傳播〉一文，⁴認為南義采對唐代牡丹文化與文學資料加以梳理，兼錄兼評，對闡釋唐代的牡丹文化和文學做出了卓越貢獻。最近，我審查一

¹ 趙鍾業：《中韓日詩話比較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頁271，注36。

² 蔡鎮楚、龍宿莽：《比較詩話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頁270。

³ 沈文凡、全歲：〈黃巢《自題像》探蹟與索隱——兼論韓國南義采《龜磗詩話》對唐詩的舉證價值〉，《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頁48-52。

⁴ 沈文凡、代景麗：〈唐代牡丹文化與文學的傳播——結合韓國南義采《龜磗詩話》接受史展開〉，《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頁1-5。

部香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梅堯臣詩研究〉，見其後附錄有「韓國詩話及文集中所見梅堯臣資料」，輯錄自《龜磻詩話》者有二十四條之多，足見《龜磻詩話》採錄資料之豐富。上述幾家之外，限於見聞，我尚未見到其他學者評論此書，因此撰寫此文，對《龜磻詩話》作一番力所能及的探討。

《龜磻詩話》原件為手寫本，分藏韓國成均館大學校圖書館（全）和忠南大學校圖書館（殘）。此書影印本先由韓國趙鍾業收入《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分載三冊，韓國漢城太學社1996年出版；再由蔡鎮楚收入《域外詩話珍本叢書》（蔡編本乃覆印趙編本，但有所遺漏），分載兩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出版。趙編本將成均館大學藏本與忠南大學藏本一併收入，保存了現存《龜磻詩話》的原貌，兩本抄寫字跡不同，內容條目也有增減，可以對校；⁵蔡編本所收，以趙編成均館大學藏本影印本為主，個別影印不清楚者，則據趙編忠南大學藏本影印本抽換（並未注明）；但第十三卷〈儒術文藝上〉，成均館大學藏本漏印四頁，蔡編本未能據忠南大學藏本補足。⁶從學術史的角度而言，趙編本在先，且更全，故本文以趙編本注明引書頁碼；考慮到目前港、臺與中國大陸各大圖書館收藏者多為蔡編本，為讀者覆核資料方便計，也附帶注明蔡編本引書頁碼。⁷

「業於詩者」辨析

《龜磻詩話》卷首載有兩篇序言，一篇為南義采自序，另一篇為其友人朴端會（景華）序。南義采的《龜磻詩話·自序》對於理解其書是很重要的文獻，首段如下：

大凡人必以所業者話。業於酒者，彈冠杏爐，相逢以酒話；業於農者，索絢松燈，相對以農話；業於劍技者，獵纓屠門，相與軒眉以劍話。莫不以所業者各話其話。業於詩者亦然，水樓朋罇、山寺僧榻、景物晴妍、更鼓遲遲，相與揮塵尾、碎壺口，⁸屑於眉睫、動於口吻，霏霏如玉屑者，無一話

⁵ 趙鍾業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的目錄中，注明忠南大學所藏十二卷殘本為「原本」。我將此本與成均館藏本對校，發現此本有增補的條目，如〈儒術文藝上〉即增補了有關老子、瞿曇、耶穌的三條。

⁶ 趙編成均館大學藏本第7冊頁619-20之間缺四頁（近日筆者親往韓國首爾成均館大學尊經閣目驗原書，並無缺頁，可知乃影印之遺漏），蔡編本第14冊頁591-92沿襲趙編本之誤，可據趙編忠南大學藏本第9冊頁144-47補足。另外，趙編忠南大學藏本影印本亦有缺頁，如第9冊頁78-79之間，缺四頁；頁82-83之間，缺二頁；頁108-9之間，缺十五頁；頁109-10之間，缺二頁（據筆者目驗，忠南大學藏本缺頁，皆原本破損殘缺，非影印之遺漏）。

⁷ 香港各大學圖書館收藏者皆為蔡編本，本文所用趙編本借自鄭健行教授私人珍藏。

⁸ 趙鍾業《中韓日詩話比較研究》與蔡鎮楚、龍宿莽《比較詩話學》引文斷句皆誤作「相與揮塵，尾碎壺口」，按「揮塵尾」與「碎壺口」自是兩個典故。「揮塵尾」出自《世說新語·容

〔下轉頁257〕

非詩也。謝女之柳絮因風，而東坡曰柳絮不道鹽；郝椽之嫩隅躍池，誠齋曰嫩隅蠻語雜；王介甫引秋菊落英，而永叔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章子厚稱夏雲奇峰，而奉恕曰不成霖雨謾遮天。至於紅杏枝頭春意鬧之尚書，浮萍開處見山影之學士，無適而非業詩者之以詩話也。石林、桐江、后山、唐溪等諸名家，家有詩話，莫不題品雪月，形容花鳥，窮理而格物，記時而論事，其話之清絕恬雅，直能超軼惠洪之《冷齋》、文瑩之《玉壺》，而方之劉夢得《嘉話》，尤有嘉焉。⁹

中國古代作家一般認為詩話是談論與詩人或詩歌有關的一些逸聞趣事的話語，而南義采卻認為詩人是「業於詩者」。蔡鎮楚解讀為「詩話是話詩之行業，『業於詩者』，即以話詩為職業者」，而詩話就是詩人的「行業話語」。蔡鎮楚還說：「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行業語言，如『酒話』、『農話』、『劍話』等。古人曰『三句話不離本行』，是說行業語具有鮮明的行業化、專門化、專業化特徵。」又說：「南義采以詩話為『行業』之論，是他個人生活時代的一種詩學觀念，是古代朝鮮社會日趨近代化的反映。」¹⁰中國人從來不把詩乃至文學作為一種職業。孔子就曾說過：「行有餘力，則以學文。」¹¹認為文學只是士大夫政事之後的餘興。韓愈也曾說過：「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¹²歐陽修則說他撰寫《六一詩話》的目的是「以資閒談」。¹³與中國古人不同，西方的文學批評曾有一種職業化的傾向。羅根澤指出：「自羅馬的鼎盛時代，以至十八世紀以前，盛行著『判官式的批評』，有一班人專門以批評為業，自己不創作，卻根據幾條文學公式，挑剔別人的作品。由是為作家憎惡，結下不解的冤仇。十九世紀以後，才逐漸客氣，由判官的交椅，降為作家與讀者的介紹人。」¹⁴由此可見，中、西古代文學批評的不同之一是中國文學批評的業餘化與西方文學批評的職業化。

〔上接頁256〕

止》：「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碎壺口」出自《晉書·王敦傳》：「〔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

⁹ 南義采：《龜磗詩話·自序》，載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漢城：太學社，1996年），冊7，頁23-24；又載蔡鎮楚（編）：《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冊14，頁1-2。

¹⁰ 蔡鎮楚、龍宿莽：《比較詩話學》，頁39-42。

¹¹ 何晏（解）、皇侃（疏）：《論語集解義疏》（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卷一〈學而〉，頁八下至九上。

¹² 韓愈（撰）、廖瑩中（注）：《東雅堂昌黎集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和席八十二韻〉，頁二下。

¹³ 歐陽修：《六一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1。

¹⁴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頁13。

蔡鎮楚認為，南義采把詩話當作一種行業，是受了西方詩學的影響，是古代朝鮮社會文化日趨近代化的反映。¹⁵對此，我卻有些不同看法。首先，南義采自己也是詩人，他並未自處於與詩人對立的「判官」角度。其次，《龜磻詩話》全書引述的主要是中國的文獻，間及韓國的文獻，其中看不到西方詩學影響的痕跡。第三，南義采所說的「業於詩者」，能否解讀為「以話詩為職業者」，我有懷疑。因為在《龜磻詩話·自序》的末尾，南義采聲明，希望他的這本詩話「寔為鄉塾中物，庶或少補於後進業詩者」。這裏的「業詩者」，顯然只能理解為「學詩者」，而不能解讀為以詩為職業者。「業」字的本義是書版，《爾雅》說：「大版謂之業。」¹⁶韓愈〈師說〉：「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¹⁷這些「業」字，都可能是南義采「業於詩者」的語源。在我看來，南義采所說的「業於詩者」。從學生或自謙的角度，可以解讀為「學詩的人」，表明其書在「資閒談」之外，尚有指導作詩的用意；從詩家或教師的角度，可以理解為「以詩為專門的人」，或「有詩學專長的人」，而不能理解為「以話詩為職業者」。至於以詩為專門，我想起金代文學家元好問的一段話：「貞祐南渡後，詩學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¹⁸這裏所謂的「專門」，元好問有時稱為「專門之學」，如〈通真子墓碣銘〉：「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為專門之學。」有時稱為「專門之業」，如〈答聰上人書〉：「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¹⁹中國學者早就說過「業於詩」的話，明代詩人李昱有一篇〈屏詩神文〉寫到：「李先生嗜作詩積年久矣，悵然有不釋於懷者。……窮朝及曠，自業於詩，為其所蔽。」²⁰所以他要焚香禱告，請詩神遠離。鍾惺有一篇〈章晦叔詩序〉寫到：「予學道人也，四五十而無聞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²¹可見，「業於詩」之說，南義采也是借於中國學者之口，只是「以詩為專門之學」的意思，並無西方詩學「職業化」的涵義。

蔡鎮楚的解說自有創意，我在此辨析「業於詩者」的涵義，只是想說明，在《龜磻詩話》之前的韓國詩話，主要接受中國詩學的影響，很少接受西方詩學的影響。南義采曾說：「近世有洋學家，以耶蘇氏為祖，利瑪竇為宗，其書大行。余嘗作〈斥邪說〉三篇以舐排之，而首篇以未得見其書為恨者，以斥之不得其要，說之不得其詳故也。其後，客有袖其書過者，試奪取看之，其文亦淺陋，比之老、佛書，不啻如污

¹⁵ 參見蔡鎮楚、龍宿莽：《比較詩話學》，頁42。

¹⁶ 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釋器〉，頁十九下。

¹⁷ 韓愈：〈師說〉，載《東雅堂昌黎集注》，卷十二，頁二上。

¹⁸ 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陶然集詩序〉，頁44。

¹⁹ 同上注，〈通真子墓碣銘〉，頁712；〈答聰上人書〉，頁80。

²⁰ 李昱：《草閣詩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集》，不分卷，頁三下。

²¹ 鍾惺：《隱秀軒集》（明天啟二年刻本），《文晷集》序二，頁十三下。

池之於江淮，而其流害反浮於老、佛，嘻嘻，此尤左道之渠魁也！看纔四五篇，因擲之地，有詩曰：『狄教流中國，狂瀾去益深。竺經徒寂滅，蘇學反荒淫。自累荊榛道，燈青魍魎林。竊為吾道懼，墜緒復誰尋？』又曰：『吾儒門路有依歸，胡乃諸家竟背馳？孔思周行傳以是，楊言墨行似而非。耶蘇最是淫辭主，瑪竇從為左道師。誰障狂瀾回既倒，不教泥濁污人衣。』客見詩有愠色而去，因其記說於此。」²²可見南義采雖然身當西學東漸之時，但他秉持中國正宗儒學的立場，排斥西學。南義采的觀點是否保守？那是另外的問題。研究韓國古代詩話，應該尊重歷史事實，不能強加上因其受到西方詩學影響而與中國詩學立異的觀點與視角。

《龜磻詩話》的作年

南義采的《龜磻詩話·自序》接下來寫到：

余於壬辰冬，養疴於龜磻寺之精舍，乃自念余散材也，籍劍不成，樊稼未學，酒又如蘇長公之不如人，余如是三者之話，不啻夏蟲之語冰也。閑寂中，遂取唐宋人以詩話者，擷芳選華，薙其繁冗，兼掇墳典子史及稗官野乘所載叢話，而以古人詩句潤色之。為其便於考據，隨事分門，立三才以紀之，族萬物以譜之，人情以經之，事類以緯之，匯羅成帙，凡若干篇。仍又自念於謾見，敢為搜集，間以己意附之，固已難逃於僭越之罪。又其取捨損益必多，疏漏舛謬處，如《東都事略》俱不載陳無己好處，《雞跖集》以鄭公愨伏遊事為魏徵事，則固未免為具眼者所戮笑也，余何敢辭焉？幸有諸君子噬肯少恕而讎正其豕亥羊芋，實為鄉塾中物，庶或少補於後進業詩者，而猶賢乎村野冷話云爾。龜磻主人南義采〔文始〕自序。²³

這一段主要談到其書的作年和體例。本節先論作年。〈自序〉中所說的「壬辰」，也見於《龜磻詩話》另一篇序言的署年：「壬辰除夕，密城朴端會〔景華〕題。」²⁴這裏的「壬辰」是指那一年？趙鍾業《中韓日詩話比較研究》一書所附「中韓日三國詩話年表」，將《龜磻詩話》列在1772年（即朝鮮英祖四十八年，清乾隆三十七年）。趙鍾業在其書資料篇第三章〈韓國詩話資料〉中對《龜磻詩話》的介紹說：「南義采（生卒不考）撰。撰者南文始不見他書，姑不詳其生平，今據此書〈自序〉，只知其字曰文始，別字曰

²² 南義采：《龜磻詩話》，卷十三〈儒術文藝上〉，收入《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9，頁160。按此為忠南大學藏本增補之條目，成均館大學藏本無此條，蔡編本亦無此條。

²³ 南義采：〈龜磻詩話·自序〉，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23-24；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4，頁1-2。

²⁴ 朴端會：〈龜磻詩話序〉，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25-27；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4，頁3-5。

龜磗主人。」²⁵可知趙鍾業之編年並無南義采的生平資料作依據，僅是依據《龜磗詩話·自序》所署之「壬辰」來作的推斷。

我在2011年4月將本文初稿提交給第七屆東方詩話學國際會議時，曾認為趙鍾業可能推晚了一個甲子，若以《龜磗詩話》最後一條的內容來觀察，需要往前推一個甲子才合理。《龜磗詩話》最後一條記載：「飄海人鄭喜來朝鮮，示永曆二十一年曆書，證大明之不亡。我聖上肅宗大王展輿地圖，追感皇明，御題曰：『日晏龍樓展輿圖，大明天地此中輸。忍看穢德臨中土，欲挽銀河洗舊都。』」²⁶永曆二十一年丁未（1667），按照干支推算，下一個壬辰是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在這個年代，李氏朝鮮王朝對清朝尚不信任，仍然在追感與明朝的友誼。如果是更下一個壬辰，已經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以後的清朝已經得到朝鮮官方的尊崇，不會展現朝鮮肅宗那樣追感明朝、憎惡清朝的詩篇了。所以，我當時認為，本書〈序〉中所說的「壬辰」，應當是朝鮮肅宗李焞在位的1712年。不過我也曾聲明，這一結論只是推斷，要確認《龜磗詩話》的作年，有待於南義采生平資料的新發現。讀過該文的學術界同行指出，這一作年推斷儘管可以備一說，但證據薄弱，因為李氏朝鮮在清朝乾隆之後雖然官方文件已採用清朝年號，但民間著述仍然以崇禎後甲子紀年，士人仍然懷念明朝；而且肅宗是李焞的廟號，該書既然稱肅宗廟號，則應當產生在肅宗過世的1720年之後。

我接受了同行的建議，重新對《龜磗詩話》的作年進行考證。首先，我再次仔細檢閱原書，從中發現了作者交往人士的蛛絲馬跡；其次，利用目前已經上網的大型韓國古典文獻資料庫，如韓國古典翻譯院設立的「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和首爾國立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所設立的搜索網站，²⁷來檢索與南義采及其交往人士有關的資料線索；第三，親自去韓國各大圖書館檢閱覆製了有關的文獻。經過一番工作，終於發現了一些間接的或直接的證據，可以相對準確地判定《龜磗詩話》的作年。根據已經查考到的文獻，可以認定《龜磗詩話》的作年，既不是我早先推斷的1712年，也不是趙鍾業推斷的1772年，而是還要再往後推一個甲子，即1832年（當李朝純祖三十二年，清道光十二年）。以下從三個方面來證實這一新的作年論斷。

第一，《龜磗詩話》卷首載有作者友人朴端會的一篇序言，現已發現有關朴端會生平仕履的一些資料。據首爾國立大學韓國學研究所藏記載朝鮮後期文科出身官僚名單的《搢紳譜》、《上號都監儀軌》和首爾國立大學奎章閣藏《崇禎紀元後四庚子式

²⁵ 趙鍾業：《中韓日詩話比較研究》，頁269。

²⁶ 南義采：《龜磗詩話》，卷二七〈時運盛衰〉，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8，頁589；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5，頁625。

²⁷ 韓國古典翻譯院：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http://db.itkc.or.kr/itkcdb/mainIndexIframe.jsp>；首爾國立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所搜索網站：<http://147.46.103.189/kiks/index.do>。

司馬榜目》，²⁸朴端會字景華，密陽人。己未年(1799)出生，李朝憲宗六年(1840年，道光二十年)進士。李朝哲宗四年(1853，咸豐三年)九月，朴端會作為執事官，為翼宗大王追上尊號，官職為舉讀玉冊案執事刑曹正郎。本年十二月，任忠清右道石城縣監。戊午年(1858)六月，任江原左道高城郡守。朴端會在〈龜磻詩話序〉中曾說：「余於龜磻子，兄事之。」按照古人交往的禮儀習慣，「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²⁹所以，南義采應當是年長於朴端會。

第二，《龜磻詩話》中載有一些與友人交往的詩作，如「南豐雄渾」條：「南豐文章儘雄渾，如三軍之朝氣，猛戰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縈繞，觀之令人駭心目，其自負如劉向，不知韓愈之為何如也，但以不能詩入時人五恨。然南豐豈不能詩？但不如其文，故有是說耳。金判官善臣嘗嘲余不能善飲，以詩戲之曰：『南豐詩格也成章，不枉陳家辦瓣香。偏是詞人龜磻子，祇將呻嚙到西涼。』余嘗病染〔染病〕，為熱所浮，口占一絕曰：『壯士離家到朔關，清晨磨劍李陵山。冰盤痛飲西涼酒，歸臥麒麟畫閣寒。』金判官用是語嘲之。余解嘲答之曰：『坡翁非不好文章，腹疾猶辭石凍香。若說南豐詩有格，恰如龜磻飲西涼。』又曰：『果是南豐詩格奇，余能飲似彼能詩。君於五恨誰存拔，可並南豐大恨為。』金判官自號清山，以文章書畫名於世。」³⁰又「畫參寥詩」條：「『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此參寥子得意句也。余嘗愛此詩，一日以此詩為畫題，請清山子畫扇。清山欣然揮灑，其瀟灑虛曠之象極其清絕，而但於風蒲間寫著小舟一葉。余曰：『參寥詩無舟。』清山曰：『蜻蜓非舟乎？欲立蜻蜓不自由，即渡口水流急，³¹回船不自由之意也。』余曰：『既云風蒲獵獵弄輕柔，則豈不得立舟之惡鬪乎？參寥詩意蓋謂無數蜻蜓飛上下者，欲立於風蒲之上，蒲葉輕柔搖颺，故不得自由，以此看此詩，語意似穩。』清山曰『龜翁語意似好』云。余遂戲題一絕曰：『參寥詩格藕花洲，舶棹微吹水穩流。如何妙絕清山筆，錯寫蜻蜓作小舟。』」³²南義采在這兩則詩話中寫出他與友人金善臣間唱和戲謔之趣，一般來說，只有平輩而且年歲相當的朋友，才會用詩詞互相調侃戲謔。金善臣的生平事蹟，約略可以考知。金善臣著

²⁸ 《搢紳譜》：首爾國立大學韓國學研究所藏書號：M/F85-16-139-A（古929.3-M921-v.1-3）、M/F84-16-229-D（古4657-39）；《上號都監儀軌》：首爾國立大學韓國學研究所藏攝錄膠捲V.1，頁28a；《崇禎紀元後四庚子式司馬榜目》：首爾國立大學奎章閣藏書號：奎945。

²⁹ 朱熹：《小學集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頁二三下，注：「人生以十年為一節，倍之則二十年也，父事之。」

³⁰ 南義采：《龜磻詩話》，卷十三〈儒術文藝上〉，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630-31；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4，頁602-3。

³¹ 「渡口」原作「渡頭」，不合平仄，據《萬首唐人絕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四頁二七所引崔國輔〈中流曲〉改。

³² 南義采：《龜磻詩話》，卷十四〈儒術文藝下〉，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690；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5，頁58。

有《清山小集》，李朝學者金鑣(1766–1821)〈題清山小集卷後〉說：「金穆如希天善民、清山季良善臣，故約庵上舍師範之子也。希天兄弟孝友出天，而希天孝尤甚。希天兄弟並工於功令，而希天善書畫，季良善詩文。然季良性迂闊，不自惜其所著述文章。希天輒加收拾草稿，不遺一字。今在余篋者，皆希天筆也。癸酉〔1813〕春，約菴歿。洎秋，希天竟以不勝喪死。嗚呼，慟哉！從今以往，季良之詩文，復有能收拾者乎？茲以在於余者，繕寫為一，非為季良也，聊以悲希天之苦心。」³³由此文可知，金善臣是金師範之子，字季良，號清山，擅長詩文。據韓國學者辛로사〈金善臣的生涯與著作之考〉一文考述，金善臣在純祖十一年(1811)曾擔任赴日本通信使團正使的書記官出使日本。³⁴此事南義采亦曾記述，《龜磻詩話》有「歐公日本刀詩」條：「歐陽公〈日本刀〉詩曰：『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歐公之言未必無據。近有士人金善臣隨使行入馬島，還，為余言在島中時得見彼國經板，與我國版本無異，但注解或有異處云。果無先秦本而然耶？或有之而令嚴不許傳如歐公所云然耶？未可知也。」³⁵據鄭時撰〈王菴友年譜〉，道光七年(1827)，金善臣通過燕行副使申在植(1770–1843)與文字學家王筠通信，討論漢學、宋學問題。³⁶據韓國學研究所藏《香半館藏書》，³⁷該書收有金善臣的詩文手稿，韓國學者的解題載其生卒年：金善臣(1775–1846年或以後)。又據《祭膳錄》，³⁸李朝憲宗十二年(1846)七月，金善臣擔任無祀鬼神祭獻官之贊引盈主。南義采在《龜磻詩話》中記載金善臣1811年出使之事，說明其書〈自序〉所署之「壬辰」只能是1832年。

第三，在李朝知名學者申景濬(1712–1781)的《旅庵雜著》後，有南義采的兩篇跋文，一篇是《花卉雜說·跋》，另一篇是《素沙·跋》。茲錄《花卉雜說·跋》於下：

³³ 金鑣：《潭庭遺藁》，《韓國文集叢刊》本(漢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卷十，頁289–537。

³⁴ 辛로사云：「1811年通信使行的使臣當中，有正使(竹里)金履喬，副使(南霞)李勉求，制述官(太華)李顯相，正使書記(清山)金善臣，從使書記(泊翁)李明五。朝鮮文人記錄本次使行的使行錄有金履喬的《辛未通信日錄》，柳相弼的《東槎錄》，金善臣的《島遊錄》。」見辛로사：〈金善臣的生涯與著作之考〉，載《東方漢文學》(慶北大學校東方漢文學會)第36輯(2008年)，頁129–55。該文由延世大學博士生初佳男翻譯。

³⁵ 南義采：《龜磻詩話》，卷十三〈儒術文藝上〉，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617；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5，頁589。

³⁶ 王筠(著)、屈萬里、鄭時(輯校)：《清詒堂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頁243–44。關於金善臣與王筠討論漢學、宋學之事，可參考夫馬進：〈朝鮮燕行使申在植《筆譚》所見漢學與宋學的論爭及其周邊〉，載夫馬進：《연행사와 통신사》(首爾：新書苑，2008年)中，該書近有伍躍譯本《朝鮮燕行使和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49–87。

³⁷ 首爾國立大學韓國學研究所藏書號：古3431-6。

³⁸ 首爾國立大學奎章閣藏書號：奎13010。

余癖花，嘗著《養花說》，又撰《花史》，深有所感寓者。今見申旅庵《花卉雜說》，公於花亦癖矣。然公之癖，花之幸，公之不幸也。使公得為廊廟器，坐槐扉，調梅鼎，公雖癖花，奚暇封植之勤而間品題哉？惜乎！抱經濟未得大用，投閒歸田，與園丁課花，以博識玄覽，隨花窮理，道得古花敘、花讚所未嘗道者。嘻嘻！以公之不遭〔遇〕花以之遭〔遇〕，其幸不幸何如哉？其為說，借花以托意，或諷世，或勸勉人，曾余所感寓者，公先得之，深嗟乎！余未得與公並時，以《花說》、《花史》一質之，輒拄杖花塢，重有感於飄風過鳥之不相符也！崇禎後四乙卯菊秋，宜寧南義采跋。³⁹

這篇跋文透露出幾個明確的信息，其一，南義采是宜寧人。宜寧是韓國慶尚南道中部的一個郡，自公元757年起稱宜寧，至今未改。其二，南義采曾著有《養花說》與《花史》，這些著作雖未見他書著錄，但《龜磻詩話》卷五、卷六為〈花卉果菘〉上下，相信南義采有關花卉的資料已經收錄其間。其三，跋文中歎息自己未得與申景濬並時，說明其年輩晚於申景濬，故無緣親見請益。跋文之署年為「崇禎後四乙卯」，即1644年之後的第四個乙卯年，當公元1855年（李朝哲宗六年，清咸豐五年）。「菊秋」即九月。在南義采的跋文之後還有閔泰勳的識語：「乙卯秋，龜澗先生從余看此稿畢，以小跋二首命余筆之，余謹受書於卷尾。先生又以是跋與希翁〔泰後改台〕質論，故余鈔其略於後。驪陽後人閔泰勳謹識。」⁴⁰觀南義采跋文中「拄杖花塢」一語，再體察閔泰勳行文的謙恭語氣，可知南義采作此跋文之時，應當已屆德高望重的老年，所以才讓閔泰勳代為鈔稿。《宜寧南氏族譜》簡略記載南義采的生年是正祖十四年（1790），並證實「龜磻」與「龜澗」二號相通。⁴¹

南義采是李氏朝鮮晚期（正祖至哲宗）一位才秀人微、布衣終身的學者，雖然迄今未能發現詳載其生平事蹟的文獻，不過，我們通過對《龜磻詩話》作序者朴端會、交往者金善臣生平的考訂，已經能夠相當有把握地判定《龜磻詩話》的作年（此作年主要指作序之年，即公元1832年，其書在此時應已大部完成，其後續有增補），這就有助於我們為其書在詩話史上的年代作出準確的定位。近年有的學者根據趙鍾業的編年直接認定：「《龜磻詩話》成書於1772年，按時間應晚於趙翼《簞曝雜記》而早於昭槿《嘯亭續錄》。」⁴²恐怕需要重新考慮了。

³⁹ 南義采：《花卉雜說·跋》，載申景濬：《旅庵全書》（漢城：景仁文化社，1976年），頁401-3。此文由韓國江原大學南相鎬教授拍攝寄贈。

⁴⁰ 閔泰勳：〈識語〉，載《旅庵全書》，頁401-3。

⁴¹ 南鍾祐等：《宜寧南氏族譜》（宜寧：南氏大宗會，2006年），卷二，頁800。此族譜蒙南相鎬教授代為覓得。

⁴² 沈文凡、全崑：〈黃巢《自題像》探蹟與索隱〉，頁50。

《龜磗詩話》的體例

趙鍾業認為《龜磗詩話》是一種類書式的詩話，在詩話的編纂史上是一種新的創造，其分類與《事物類聚》（當作《事文類聚》）、《淵鑿類函》等書的分類相似。⁴³ 這個判斷是相當準確的。參照趙鍾業的有關論述，可以把彙編類的詩話分為四種：第一種是全書式詩話，如何文煥編《歷代詩話》、丁福保編《清詩話》即是。第二種是叢鈔式詩話，如明代稽留山樵（即陳繼儒）《古今詩話》（一名《百家詩話》）、韓國洪萬宗編《詩話叢林》即是。叢鈔式詩話與全書式詩話之不同在於，編者並非完全照錄原書，而是有所摘錄或改編。第三種是分門式詩話，其特點是摘錄群書中的談詩資料，按照評論的詩人或自訂的詩學體系分門編排，如《唐宋分門名賢詩話》、《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詩人玉屑》等皆是。第四種即類書式詩話，以《龜磗詩話》為代表。

《龜磗詩話》的編纂特點主要有二：一是類書與詩話相結合；二是在引錄前人詩篇或詩話之後，間下己意，作出評判，述與作兼而有之。先來檢閱《龜磗詩話》的分類目錄：

- 卷一，〈乾文時序上〉，先列天，再分日月星辰、風霜雨電等細目；
- 卷二，〈乾文時序下〉，先列四時，再分春秋、節令等細目。
- 卷三，〈地理嶽瀆上〉，先列地，再分泰山、華山等細目；
- 卷四，〈地理嶽瀆下〉，先列水，再分江河湖海、道路橋樑等細目。
- 卷五，〈花卉果瓜上〉，先列花，再分梅花、雜草等細目；
- 卷六，〈花卉果瓜下〉，先列松，再分松柏、桃杏等細目。
- 卷七，〈魚蟲鳥獸上〉，先列魚，再分各種魚、蟲等細目；
- 卷八，〈魚蟲鳥獸中〉，先列鳥，再分各種鳥名等細目；
- 卷九，〈魚蟲鳥獸下〉，先列麟，再分各種動物等細目。
- 卷十，〈人倫倫禮上〉，先列人，再分家族親眷關係等細目；
- 卷十一，〈人倫道理下〉，先列師弟，再分交友、奴主、君臣等細目。
- 卷十二，〈人品性行〉，先列德量，再分志氣、豪俠、詼諧等細目。
- 卷十三，〈儒術文藝上〉，⁴⁴ 先列聖賢，再分讀書、圖畫等細目；
- 卷十四，〈儒術文藝下〉，先列詩，再分推詡、盜襲等細目。
- 卷十五，〈仕進官職上〉，先列科目，再分狀元、下第等細目；
- 卷十六，〈仕進官職下〉，先列春坊，再分尚書、選曹等細目。
- 卷十七，〈左道仙怪上〉，先列仙，再分女仙、道士等細目；
- 卷十八，〈左道仙怪下〉，先列佛，再分僧尼、寺刹等細目。

⁴³ 趙鍾業：《中韓日詩話比較研究》，頁269-71。

⁴⁴ 《龜磗詩話》卷首標目為「儒術才藝」，但正文標目為「儒術文藝」，此以正文為準。

- 卷十九，〈民業財貨上〉，先列漁家，再分蠶女、獵戶等細目；
卷二十，〈民業財貨下〉，先列錢，再分金銀、珠玉等細目。
卷二十一，〈服食器用上〉，先列冠，再分帶、笏等細目；先列蜜，再分酒、茶等細目；
卷二十二，〈服食器用下〉，先列舟，再分車蓋、鼎等細目；先列文房，再分筆、墨等細目。
卷二十三，〈樂府歌舞〉，先列樂，再分琴、瑟等細目；先列磬，再分雜樂、歌曲等細目。
卷二十四，〈莊園第宅〉，先列村墅，再分園林、館驛等細目。
卷二十五，〈術數雜技〉，先列醫藥，再分、巫卜、談命等細目。
卷二十六，〈世路榮悴〉，先列貧賤，再分富貴、遊放等細目。
卷二十七，〈時運盛衰〉，先列治平，再分得人、保民等細目。

前引《龜磻詩話·自序》說：「為其便於考據，隨事分門，立三才以紀之，族萬物以譜之，人情以經之，事類以緯之，匯羅成帙，凡若干篇。仍又自念於謏見，敢為搜集，間以己意附之。」顯而易見，《龜磻詩話》採用了中國類書按照自然社會的全景分類採錄資料的方式，其涉及的範圍大致包含天、地、人、事、物五個方面的內容。明人李維楨為謝肇淛的《五雜俎》作序說：「何以稱五？其說分五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則說之類也。何以稱雜？《易》有雜卦，物相雜故曰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說之旨也。天數五，地數五，河圖、洛書，五為中數，宇宙至大，陰陽相摩，品物流形，變化無方，要不出五者。五行雜而成時，五色雜而成章，五聲雜而成樂，五味雜而成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包而生。』具斯五者，故雜而繫之五也。」⁴⁵ 這種按照題材分類的編纂方法在明清之際是常見的，如康熙年間陸棻（1630–1699）編纂《歷朝賦格》，也按照題材分為五類：天文、地理、人事、帝治、物類。

在《龜磻詩話》之前，有宋人祝穆編纂的《事文類聚》堪為先導。該書分為前集六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遺集十五卷。前、後、續、別四集為祝穆原編，新集、外集為元人富大用續編，遺集為元人祝淵補編。該書的體裁是採錄事實與詩文，合而成編。每集各分總部，如天道部、地道部等以為總目，每部先列群書要語，次述古今事實，最後為古今文集，內分有古詩、詩話、雜著以為細目，而書中所舉的詩文多錄全篇，對於文獻輯佚頗有作用。《事文類聚》將典制事實與詩歌詩話相結合的編纂方法，無疑在資料上與思路上對《龜磻詩話》啟發甚大。南義采說他編撰《龜磻詩話》時，「兼掇墳典子史及稗官野乘所載叢話」，這其中必定也有類書作為其取資的藍本之一。檢查《龜磻詩話》卷首的

⁴⁵ 謝肇淛（撰）、郭熙途（校點）：《五雜俎》（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

引書目錄，類書類的書籍有李昉編《太平廣記》、蔣仲舒編《堯山堂記》（今本作《堯山堂外紀》），以及《北堂書鈔》、《白孔六帖》等。這個引書目錄，部份是從其他類書抄來的，並不能與《龜磻詩話》中的實際引書一一對應。正如趙鍾業所說，《龜磻詩話》實際引書遠遠超出卷首引書目錄的範圍。由於《龜磻詩話》沿襲了一些《事文類聚》的錯誤，可以認定，南義采一定有採錄《事文類聚》一類的類書。據沈乃文介紹，《事文類聚》目前已經發現了朝鮮刊本和日本刊本，是一部在中韓日三國流傳頗廣的類書。⁴⁶

在《事文類聚》之後，有《淵鑿類函》。該書為康熙四十九年敕編，在明人俞安期《唐類函》的基礎上增補而成。全書分四十四部，始於天部，終於蟲部。各目亦仍《唐類函》之舊，每部之下再分細類，計二千五百餘類，每類以釋名、總論、沿革緣起居首，典故、對偶、摘句、詩文殿後。以時代先後為次，其下各注明出處。凡《唐類函》原有之文字，在前面標一「原」字；增補部份標「增」字。所有典故、對偶、摘句等，以明嘉靖年間為下限。

雖然《事文類聚》與《淵鑿類函》在體例與內容上與《龜磻詩話》有相近之處，但沒有用詩話標目，其重點在敘述事實而不在說明詩歌；《龜磻詩話》引事之目的則在說明詩歌，其重點已經轉移到詩上。加以《事文類聚》與《淵鑿類函》的編者在引錄資料之後，並未表達評論意見，是「述而不作」，而《龜磻詩話》的編者在引錄資料之後，往往加上自己的評論意見，是「述而兼作」。所以，《龜磻詩話》可稱詩話，《事文類聚》與《淵鑿類函》則只能稱類書。類書式詩話與類書，畢竟性質不同。

《龜磻詩話》「述而兼作」的特色

《龜磻詩話》與單純的類書有一個重大的不同，那就是編者「述而兼作」。對此，為《龜磻詩話》作序的朴端會也深有所感，他讚美是書：「采輯唐宋人詩話，間附獨得之見，無隱不索，無奇不探，分門立標，摘句類聚，上自日月霜露之變，下至蟲魚草木之微，其所立論而潤色之，則如笙篳間鼓琴瑟夾鐘。」⁴⁷對《龜磻詩話》「述而兼作」的特點，以下舉數例說明：

南義采在《儒術文藝》上、下兩卷中，常常表達他一些富有哲理的見解和對詩文的一些帶有根本性的看法。如「理根氣流」條：「先輩詩曰：『一理為根妙莫名，四時元氣自流行。發生品匯全仁道，萬古何嘗有變更。』夫天地之間運行而不息者，氣也；而其所以然者，理也。試以五行言之，水之流者，氣也，而所以流者，理也；火之烈者，氣也，而所以烈者，理也；木之葉而花、花而實者，氣也，而所以葉而花、花而實者，理也。然則，理者生物之本，而氣者生物之具也。夫有此理然後有

⁴⁶ 參看沈乃文：〈事文類聚的成書與版本〉，《文獻》2004年第3期，頁162-74。

⁴⁷ 朴端會：〈龜磻詩話序〉，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26；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4，頁4。

是氣，理者，本也，本也者，即所謂所以然者也。然則，理為根而氣自流，發生品匯，萬古不變，周而復始者也。」⁴⁸這種「理氣論」來源於宋儒朱熹，如《朱子語類》曾說：「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⁴⁹南義采秉持「理本氣具」的理念，認為人生在世，不僅要觀照萬事萬物發生發展的現象，而且要推究其之所以發生發展的道理。我相信，這是他採用類書型編排方式來撰寫詩話的一個原因。

《龜磻詩話》分類標目的第一條，往往有小序的性質，如其〈儒學文藝下〉壓卷的「詩」字條云：「古人云：『詩以意為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耳。』詩之難如此，故曰：『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又曰：『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然詩以含蓄天成為上，雕鏤險怪為下。如李義山佳矣，而穿鑿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李長吉奇矣，而眩幻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故古人云：『得之人為者有迹，得之天機者無痕。』余謂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無痕。」⁵⁰這一段話，雖然看似老生常談，但頗中肯綮，闡明了其心目中詩歌的三條標準：首先，詩歌需要既重意旨內涵，又重藝術形式。其次，詩人需要用心用力做詩，才能成為專家。第三，詩歌的風格以含蓄天成為上品。在這三條標準指引下，他在《龜磻詩話》中對表現天、地、人、事、物的各類詩歌進行引錄和評析。

如其評價古人詠天河詩條：「《爾雅》：『析木謂之天津。』在箕斗間。箕北斗南，天河所經，日月五星，於此往來，故謂之津。蓋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漢。緯書云：『王者有道，天河其直如繩。』故曰繩河，亦曰絳津，儲光義詩『閭闔疏雲漏絳津』是也。古人詠天河者，如『素練昭回光耿夜，碧流清淺冷涵秋』、『歷歷素榆沉⁵¹玉葉，涓涓清月濕冰輪』、『高犯客槎牛斗近，暗通仙杖鵲橋浮』、『光浸月華千里夜，倒浮雲影一天秋』者多矣，都不如老杜詩『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含星動九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迴出諸作。」⁵²此評在比較古人詠天河詩句之後，得出杜甫的〈天河〉詩「迴出諸作」的結論。可謂深得有比較才能有所鑑別的方法。

又如「評春寒詩」條：「唐宋春寒詩甚眾。如『柳中鶯倦語，花內蝶成團』、『羞澀桃包錦，嬌愁柳蹙眉』、『雨侵鶯舌聲全澁，風撼花枝顫未休』⁵³、『鴈藏雲渚朝慵起，

⁴⁸ 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608；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4，頁580。

⁴⁹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八，頁四二下。

⁵⁰ 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633；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5，頁1。

⁵¹ 《全唐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九一頁六上載王初〈銀河〉詩，「沉」作「飄」。

⁵² 南義采：《龜磻詩話》，卷一〈乾文時序上〉，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40-41；《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4，頁18-19。

⁵³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春晴極寒登池樓書事〉，頁三二上。「雨侵」今本作「凍侵」，「風撼」今本作「風戀」。

燕守風簾畫倦飛」等句，或失之巧，或欠之餒。獨吳融詩：『已過寒凝凍，將來暖未饒。玉階殘雪在，羅幙暗香銷。』⁵⁴東坡詩：『春雲陰陰雪欲落，東風吹冷驚羅幙。漸看遠水綠生漪，未放小桃紅入萼。』⁵⁵迴出眾作。又梅聖俞詩：『蝶慵方斂翅，花冷不開心。』⁵⁶好矣。但既曰春寒，則『寒、冷』二字似欠，以『蝶慵、花瘦』字吟安，似妥。末句『未嘗辜景物，多病不能尋』，語渾。⁵⁷這裏所引的唐宋人詩句，每每與今傳本有異；有些詩句難以查到出處，也許是逸句。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梅堯臣詩作的評論，他認為題目是「春寒」，則詩句中不宜直接出現「蝶寒」、「花冷」一類的字眼，不如用「蝶慵」、「花瘦」一類描寫形態的詞彙更為妥當。這種評論意見相當高妙，非深諳宋代詩學者不易言之。

又如「點金作鐵」條：「李白詩曰：『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山谷用之曰：『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王弇州謂此只改二字而醜態生，真點金作鐵手也。斯言非過矣。李白樂府曰：『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山谷效之曰：『石吾甚愛之，莫遣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鬪傷我竹。』觀此二詩，李白有愛人之意，而山谷所愛者只石與竹耳。詩格雖同，用意則遠甚。』⁵⁸宋人也曾將李白詩與黃庭堅詩作比較，如趙與虬《娛書堂詩話》僅僅指出：「山谷句法抑恐有取於此。」⁵⁹南義采在王世貞「點金作鐵」論點的啟發下，指出李白詩對下層百姓有仁愛關懷，而黃庭堅詩僅僅抒發士大夫的玩物情結，所以二詩雖然格式相同，但用意卻有大的分別。這樣的批評是相當深刻的。

又如卷五〈花卉果苳上〉引范至能〈梅譜〉曰：「紅梅標格猶是梅，繁密及香如杏。荊公有『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蓋園林初春絕景也。聖俞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為着題。而東坡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謂其不韻，為紅梅解嘲云。」南義采加按語：「東坡云：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堂中語也。⁶⁰遂有『詩老不知梅格在』之

⁵⁴ 《全唐詩》卷六八五頁四上載吳融〈春寒〉：「固教梅忍落，休與杏藏嬌。已過冬疑剩，將來暖未饒。玉階殘雪在，羅薦暗魂銷。莫問王孫事，煙蕪尚寂寥。」

⁵⁵ 施元之《施注蘇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九頁九下載蘇軾〈四時詞〉：「春雨陰陰雪欲落，東風和冷驚簾幙。漸看遠水綠生漪，未放小桃紅入萼。」

⁵⁶ 梅堯臣《宛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七頁一下至二上〈春寒〉：「春晝自陰陰，雲容薄更深。蝶寒方斂翅，花冷不開心。亞樹青帘動，依山片雨臨。未嘗辜景物，多病不能尋。」

⁵⁷ 南義采：《龜磯詩話》，卷二〈乾文時序下〉，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73；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4，頁51。

⁵⁸ 南義采：《龜磯詩話》，卷十四〈儒術文藝下〉，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668；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5，頁36。

⁵⁹ 趙與虬：《娛書堂詩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不分卷，頁三三下。

⁶⁰ 蘇軾：《東坡志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頁十下。

譏，而《梅譜》以為聖俞詩，何耶？」⁶¹按《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韻語陽秋》卷三均作石延年句。⁶²南義采的辨析是正確的，避免了以訛傳訛。

又如「詩有唐調」條：「朱文公詩：『孤燈耿寒焰，照此一窗幽。臥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張南軒詩：『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渡江來，霏霏半空雨。』又：『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卻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楊升庵以此為有唐調。又楊誠齋詩曰：『梅子流酸澣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常睡起無愁緒，閒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云。宋人有舒亶詩曰：『香泛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緒風。』⁶³又：『空外水光風動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亶別無詩名，而其工如此。』⁶⁴這裏所引楊升庵評朱文公、張南軒詩，出自明楊慎《升菴集》卷五十七「宋人絕句」條；所引張紫岩評楊誠齋詩「胸襟透脫」，出自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六十「楊萬里」條；所引舒亶詩，出自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一。南義采將三則來源不同的材料合為一條，以便更好地展示宋人詩作的特色，可見其剪裁組織的功夫。

由以上數例，可見南義采秉持「理本氣具」的理念，堅持其心目中好詩的標準，對於引錄的資料有剪裁，有組織，有鑑別，有評議。窺斑知豹，可知《龜磗詩話》是一部具有「述而兼作」特色的著作。

《龜磗詩話》承襲類書的錯誤

細心核對原始文獻，可以發現《龜磗詩話》引詩常有錯誤，如南義采引錄劉威〈題黃處士園林〉：「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雞犬翠微中。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閒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並云：「此詩甚得園林景趣。」⁶⁵原詩可能引自《事文類聚》續集卷九居處部，其他書籍引錄此詩，題目多作〈遊東湖黃處士園林〉，《事文類聚》簡化作〈黃處士園林〉。《唐詩鼓吹》在末句後有小注云：「出處不同，安於自適。」⁶⁶說明作者身份與園林主人黃處士身份不同，他本是「遊園林」而抒發感想，並非是應主人之請而「題園林」。南義

⁶¹ 南義采：《龜磗詩話》，卷五〈花卉果菰上〉，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206-7；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4，頁182-83。

⁶² 參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3344。

⁶³ 張邦基《墨莊漫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頁五下作：「香泛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

⁶⁴ 南義采：《龜磗詩話》，卷十四〈儒術文藝下〉，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664；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5，頁32。

⁶⁵ 南義采：《龜磗詩話》，卷二五〈莊園第宅〉，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8，頁412；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5，頁448。

⁶⁶ 《唐詩鼓吹》(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頁二下。

采可能據《事文類聚》引詩，沒有注意到其他書詩題中「遊東湖」的字樣，遂以意加上「題」字，又謂「甚得園林景趣」，恐怕對作者原意有所誤解。

又如卷十二〈人品性行〉引許月卿〈幽居雜興〉詩：「松桂小菟裘，山屏翠更幽。蜂王衙早晚，燕子社春秋。鬢禿難遮老，心寬不貯愁。年來把鋤手，不復揖公侯。」又引詩云：「好山多在眼，塵事少關心。風竹有聲畫，石泉無操琴。許猿分野果，留鶴守雲林。不是閒邊客，誰來此地吟。」⁶⁷按：今傳《真山民集》、《宋元詩會》、《宋詩鈔》、《四朝詩》，以及今人編纂的《全宋詩》，皆以此二詩為真山民所作，後一首題名〈山間次季芳韻〉。不知南義采為何將此二詩列在許月卿名下？

又如卷十四〈儒學文藝下〉「詩用經語」條：「古人詩多用經語，如歐公之『朋自遠方來』、山谷之『才難不其然』⁶⁸之類。朱子曰：『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杜詩云：『致遠思恐泥。』東坡謂此詩不足為法。』此可見評論之至公。而今人於古人之作不敢議其疵病，少有指點，則人輒詆以愚妄，何也？陳后山以為歐公不喜杜詩，東坡不喜馬史。即此觀之，坡非獨不喜馬史，亦不好杜詩也。」⁶⁹查《歐陽文忠公集》，並無「朋自遠方來」句，而陸機〈輓歌詩〉有「友朋自遠來」，南義采可能誤記。今傳明刻本《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引杜詩作「致遠思恐泥」。南義采引「朱子曰」與《事文類聚》別集卷九〈文章部〉引《朱語錄》同，可知其轉引自《事文類聚》。「致遠恐泥」出自《論語·子張》，今傳杜詩各本（如《九家集注杜詩》、《錢注杜詩》、《杜詩詳注》）所載杜甫〈槐葉冷淘〉詩，多作「路遠思恐泥」，南義采可能未遑復查原書。南義采以東坡不喜此詩，便謂東坡不好杜詩，恐怕以偏概全，失之武斷。其實東坡詩化用杜甫詩者甚多，如宋人《高齋詩話》即云：「子美詩云：『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東坡〈題真州範氏溪堂詩〉云：『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臥看溪南十畝陰。』蓋用老杜詩意也。」⁷⁰楊萬里《誠齋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等書，都有蘇軾化用杜詩之例，不煩詳舉。

《龜磯詩話》產生上述差誤的原因，一方面來自南義采有些材料可能直接轉引類書，未核對原始文獻，導致以訛傳訛，另一方面，則有可能出自南義采主觀判斷失誤。不過，《龜磯詩話》引錄的材料大都出自清中葉以前東傳的文獻，其所引錄的詩句，不少難以查到出處；即使查到出處，文字與今本也往往不同，有可能南義采別有所據，其提供的資料可供校勘；若有明顯證據顯示可能是南義采誤記出處，則需要根據其他資料校正。

⁶⁷ 南義采：《龜磯詩話》，卷十二〈人品性行〉，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577；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4，頁551。

⁶⁸ 黃庭堅：〈贈秦少章〉，載《全宋詩》，頁11389。

⁶⁹ 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7，頁633；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5，頁2。

⁷⁰ 引自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57。

《龜磻詩話》論「東人不解詞」

《龜磻詩話》中還有一些對古代韓國詩家詩作的評論，也包括對編者自己作品的展示，這方面的資料特別值得珍視。如《龜磻詩話》卷二十三〈樂府歌舞〉類有「東人不解詞」條：

我東人不解音律，雖宗匠鉅公至作小詞多不合曲。頃世申光漢作小詞，尹春年為樂音稿，自謂能解樂律。而近世李吉煥自號醴軒居士，嘗作小詞，因燕使便送質大方詞家。詞家稱之為好文章，而但不解詞法云。燕使歸以語之，吉煥乃模仿唐宋人詞法，使合於清濁音節，又送質之。詞家以為此則合於詞體，但文不如前云，蓋以牽合聲律為主故也。觀此則申、尹所撰樂詞，未知果能諧和於中朝音響否也？余酷愛詩餘，種種畫葫，嘗以「三子詞」寄湖社諸友。三子，即卜算子、行香子、更漏子也。〈卜算子·梅〉詞曰：「凍月掛珊瑚，透薄紗櫥冷。不與梨花夢一春，耿介風姿挺。索笑起巡簷，竹睡黃昏靜。手掇瓊枝竚所歡，立畫橫斜影。」〈行香子·雪〉詞曰：「宴罷璇宮，撒擲銀鐘。旆芙蓉玉妃從。三藏嵐翠，路斂塵紅。但雲千堆，花千樹，月千峰。清襟轉沖，幽興方濃。待王恭，鶴氅從容。彈瑤池宴（名曲），試密雲龍（茶名）。對一窗雪，一軒竹，一庭松。」〈更漏子·春〉詞云：「棟風前，榆雨後。澹蕩一崦梅柳。誇白玉，矜黃金，動人遊宕心。桃山亭，臨水榭。無數去驢來馬。雲淡淡，月娟娟，美人阿那邊。」又〈點絳脣·詠梅次清山韻〉曰：「琴幌虛明，篆爐薰歇，茶煙迸參橫屋角，海月珊瑚映。領得韻香，對詠寒宵，竟紗櫥冷練裙鮮淨。莫是仙娥影。」又〈思越人·次清山韻〉曰：「雪銀堆，冰玉岸，曾颺透薄蓉裳。手掇瓊枝南浦晚，斂紅蘋末斜陽。雲端一點終南小，郵亭立望煙渺。酒歇芳甌音塵杳，香梅獨自開了。」又〈金池雪小酌，調西江月〉曰：「絮拂王恭鶴氅，花沾孟浩驢鞍。金池霽景水晶寒，恰好我歌君亂。轉覺神清似水，且看氣湧如山。五更扶醉下朱欄，悵悵月斜人散。」又〈坐嘯樓逢別，調望江南〉曰：「城角暮，泛艷月華濃。香透紗櫥梅穩藉，煙消松架鶴從容。琴酒此相逢。虬劍咽，蘭燼墮殘紅。風觸難琴弦凍絕，悄青雲住兩三峰。流水各西東。」恨不攜秦太虛來，以就斤正。⁷¹

南義采指出，填詞有兩個要求：一是在形式上要符合詞牌聲律，二是在內容上要自是好文章。這就是說詞家不但要戴著格律的枷鎖跳舞，而且還要舞得十分精彩。這樣的要求對於不嫻詞牌格律的古代韓國人來說，自然是相當困難的。南義采酷愛填

⁷¹ 南義采：《龜磻詩話》，卷二三〈樂府歌舞〉，載《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冊8，403-4；又載《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15，頁439-40。

詞，又能從理論上認識到填詞的難處，故其所填數闕詞，雖然也有一些用詞不穩之處，如以「梅穩藉」對「鶴從容」之類即是，但大體上可算是清新可誦的。南義采所說古代韓國學者多數不懂詞學，並非自謙之辭，同樣的意見也見於洪萬宗的《小華詩評》：「我東人不解音律，自古不能作樂府歌詞。世傳李益齋〔齊賢〕隨王在燕邸，與學士姚燧諸人遊，其〈菩薩寺〔當作蠻〕〉諸作為華人所賞云。豈北學中國深有所得而然耶？余見其〈舟中夜宿〉詞：『西風吹雨暝（一作鳴）江樹，一邊殘照青山暮。繫纜近漁家，船頭人語嘩。白魚兼白酒，徑到無何有。自喜臥滄州，那知是宦遊。』其〈舟次青神〉詞曰：『長江日落煙波綠，移舟漸近青山曲。夜深篷底宿，暗浪鳴琴。隔竹一燈明，隨風百丈輕。夢與白鷗盟，朝來莫謾驚。』⁷²詞極典雅。華人所贊，其指此歟！」⁷³

目前中國學者熟知的古代韓國大詞家僅有洪萬宗論及的李齊賢一人，他的詞作早就刊載於《疆村叢書》。夏承燾編《域外詞選》，所選韓國詞家亦僅有李齊賢一人，載詞五十三首。羅忼烈對此很不滿意，曾發表〈高麗、朝鮮詞說略〉一文，討論《域外詞選》之外的高麗、朝鮮詞，他的結論是：「詞律嚴，『詞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聲』是必要的條件。高麗詞一般都能遵守。朝鮮詞卻比較鬆懈，有重韻的，有句讀錯誤的，不管平仄的尤其普遍。」⁷⁴

根據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韓國與《皇華集》研究〉的統計，⁷⁵《皇華集》中共有詞三十四首。其中祁順一首，徐居正次韻一首。龔用卿所作七首及吳希孟所作一首，韓國文臣未有次韻。詔使華察六首，為次韻龔用卿而作。薛廷寵六首，只用龔用卿所用詞牌，而非次韻。蘇世讓十二首，乃分別次韻華察和薛廷寵之作。這些詞作涉及〈滿江紅〉、〈蝶戀花〉、〈憶王孫〉、〈菩薩蠻〉、〈謁金門〉、〈玉樓春〉、〈木蘭花慢〉、〈憶秦娥〉等八個詞牌。由於詞不但有平仄，且有較多的限制，韓國人更難掌握，故韓國文臣次韻詔使詞作者不多。

《皇華集》中最早出現的詞作是詔使祁順的〈滿江紅·樓中近體詩已多，欲另作一體，未審眾意何若〉：

漢水風光，人盡道、海邦稀有。莫不是、天生奇勝，地分靈秀。金馬郡城傳自昔，新羅人物皆非舊。記唐家、都府亦留名，熊津口。鷗鳥狎，魚龍

⁷² 洪萬宗引此〈舟次青神〉詞不合〈菩薩蠻〉詞律，疑有錯漏，據夏承燾編《域外詞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年）頁111，當作：「長江日落煙波綠，移舟漸近青山曲。隔竹一燈明，隨風百丈輕。夜深篷底宿，暗浪鳴琴筑。夢與白鷗盟，朝來莫謾驚。」

⁷³ 洪萬宗：《小華詩評》，收入《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冊9，頁510。

⁷⁴ 羅忼烈：〈高麗、朝鮮詞說略〉，《文學評論》1991年第3期，頁17-25。

⁷⁵ 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此論文由我指導，其修訂本2010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吼。山入畫，江如酒。使遊人到此，貪歡忘久。佳會合超滕閣上，幽情不在蘭亭後。恐明朝、一別隔層雲，空回首。⁷⁶

〈滿江紅〉詞，雙調九十三字，《欽定詞譜》以柳永「暮雨初收」一闕為正格，祁順之作即嚴格遵守柳永原作格律。上闕首先道出作者對漢江奇異秀麗風景的訝異，並追溯朝鮮的歷史，箕氏朝鮮王准在燕人衛滿篡位後遷至馬韓，稱南康王，定都金馬郡。後來唐朝與新羅關係密切，在熊津口設有都督府。下闕鋪寫漢江令人流連忘返的宜人風光，主賓相樂的情景猶似滕王閣和蘭亭集會的風雅。末句轉至抒寫分別之後如隔雲泥的悵惘心情，感情由喜而憂，表達出對韓國風景的贊嘆和主賓相處融洽的留戀。整首詞作頗有氣勢，而又餘韻悠長。

徐居正的詞作並未標明是次韻，而是題為〈滿江紅效顰〉，蓋因不嫻此道，但又要強爭面子不得不作，故以「效顰」來表示自謙之意。茲將徐居正詞作與祁順原作格律譜對照標示如下：

尺五城南，形勝地、蓄眼未有。自太古、尾星分野，巨鼇孕秀。宅都定鼎金湯堅，分裂元非麗濟舊。蘭槳桂棹，風流行樂，漢江口。

●●○○，○●●、○●●●。○●●●、●○○●，●○○●。●●●○○●●●，●○○●○○●●。

鷓首飛，鼉面吼。璃瑠鐘，琥珀酒。使佳會安得，天長地久。江山是壺中物外，人物非王前盧後。明日參商南北，何處空搔首。⁷⁷

○○●●，○○●●。○○●●，○○●●。●○○○○●●，●○○●●。○●●○○○○●●●●，○○●●●○○●●。○●●●○○●●，○○●●。

徐居正這首詞亦九十三字，從韻腳看，與祁順詞作一致，乃是次韻之作，但將其與祁順原作格律譜相對照，即可發現至少三個方面不合格式：其一，句式錯誤，如上下闕結尾句式皆不對，上闕結句祁順原作是三五三，徐居正次韻卻是四四三；下闕祁順原作是三五三，徐居正次韻卻是六五，蓋對祁順原作不能正確斷句所致。其二，平仄錯誤，徐詞用字平仄，多處不合〈滿江紅〉的詞牌格律，如「宅都定鼎金湯堅，分裂元非麗濟舊」，上句二四六七字、下句二四六字的平仄皆不對。其三，不識詞中領字，如祁順原作下闕「恐明朝」的「恐」字是詞中領字，直貫以下三句，而徐居正不識，未能切合原作語氣。不過，徐居正詞作所表達的內容和感情跟祁順是一致的，也是寫韓國歷史、美麗風光，以及佳會難得和分別的悵惘心情，風格清麗明

⁷⁶ 祁順：〈滿江紅〉，載鄭麟趾等（編纂）：《丙申皇華集》（臺北：珪庭出版社，1978年），頁716-77。

⁷⁷ 徐居正：〈滿江紅效顰〉，載《丙申皇華集》，頁717-18。

朗。若不從詞作格律來要求，自是一段好文章。《皇華集》中所載遠接史與詔使唱酬之作，代表當時李朝文士的最高水準，其詞作尚且如此，可見《龜磻詩話》和《小華詩評》的「東人不解詞」，絕對不是空穴來風。據韓國柳已洙編選《歷代韓國詞總集》，李朝後期也有一些優秀詞人詞作，那又另當別論了。

結 論

本文對《龜磻詩話》的研究，僅僅是粗淺的探索，但已可得出一些初步的結論。

第一，南義采《龜磻詩話·自序》所說的「業於詩者」，從學生或自謙的角度，可以解讀為「學詩的人」，表明其書有指導作詩的用意；從詩家或教師的角度，可以理解為「以詩為專門的人」，或「有詩學專長的人」，而不是蔡鎮楚所說的「以話詩為職業者」。南義采雖然身處西學東漸之時，但他秉持中國正宗儒學的立場，對西學採取排斥的態度。他的用語來自中國詩學，與西方詩學沒有關係。

第二，《龜磻詩話》的作者南義采生於1790年，其生平事蹟雖然不詳，但根據他所交往的朴端會、金善臣等人生平事蹟來判斷，《龜磻詩話·自序》所署的「壬辰」，應該是1832年，而不是趙鍾業所定的1772年。此作序之年可以認定為其書的作年，其書在當時應已大部完成，其後續有增補。

第三，《龜磻詩話》是一部類書型的詩話，雖然與其前的《事文類聚》、《淵鑿類函》等類書有類似之處，但自有其作為詩話的鮮明特點。反觀中國本土，有類書，也有類書型的詩、文、賦總集，但並未產生如此大型的類書型詩話。因而可以認定，《龜磻詩話》在東方詩話編纂史上是一個創造。

第四，《龜磻詩話》有「述而兼作」的編撰特點。從「述」的角度說，其所輯錄的大量詩人、詩作、詩話資料，不僅有分門別類便於檢索的長處，而且引用資料大多出自清中葉以前東傳資料，因而具有輯佚和版本校勘的價值。沈文凡等學者利用《龜磻詩話》分類整理的資料來撰寫論文，可見《龜磻詩話》收採整理的資料是一座寶山富礦，頗有開採利用價值。從「作」的角度來說，南義采關於詩學的意見，以及對前人詩作的評論是文學批評史研究可以參考的有用文獻。

第五，《龜磻詩話》對古代韓國詩人詩作（包括作者本人作品）的展示，尤其是關於「東人不解詞」的評論，對於研究韓國古代文學史及其與中國的文學交流史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第六，《龜磻詩話》引用資料按照編者意願作了刪節，有些引用資料轉引自類書，可能有誤。今人在引用其中的資料時，最好能找到原書核對校正。

綜上所述，這部規模巨大（六十萬字以上）的詩話在東方詩學史上是一部值得重視的著作。韓國出版的《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影印本流傳未廣，中國大陸出版的《域外詩話珍本叢書》影印本有缺頁、不完整，學術界應當對此書標點斷句，核對原始資料，更正錯訛衍脫，重新出版，方便學者利用，以適應東方詩話學蓬勃發展的需要。

A Study of Nam Hee Chae's *Guijian shihua*

(Abstract)

Zhan Hanglun

A voluminous compilation on ancient oriental poetics, the *Guijian shihua* by Nam Hee Cha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s a major piece of scholarship in the study of oriental poet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ating and the compilation format of the work, examines its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in editing, and discusses the issue that it raises, namely, the inability of Koreans to understand the *ci* poetry. We believe that, in view of the materials and commentaries that it contains, the *Guijian shihua* should be reintroduced to the academic world with a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關鍵詞：韓國 南義采 類書 東方詩學

Keywords: ancient Korea, Nam Hee Chae, ancient encyclopaedia, oriental poetry

